

陈国凯选集

第三卷

天道有情

下里巴人

我应该怎么办

相见时难

周末

谁来当科长

陈国凯选集

第三卷

陈国凯著
丁巳仲夏
陈国凯书
陈国凯书
陈国凯书

陈国凯选集

第三卷

天道有情

下里巴人

我应该怎么办

相见时难

周末

谁来当科长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 北京



作者近影



1996年在日本



在意大利威尼斯广场

目 录

中 篇 小 说

工厂姑娘	1
平常的一天	68
下里巴人	170
天道有情	261

短 篇 小 说

部长下棋	321
开门红	331
我应该怎么办	340
掌门人	365
离情	376
难得糊涂	386
开会	401
曹雪芹开会去了	411
奇才	427
谁来当科长	443
我当了财务部长	452
儒士衣冠	467

软卧车厢	477
看病	489
相见时难	501
周末	516
都市闲情	528
眼睛	540
当官	554
麻烦	574
回旋的舞步	586
发烧友	594
丁一凡先生	611
都市奇谭	619

附录

陈国凯著作年表	632
---------------	-----

工厂姑娘

在人生的途程中，我又踏上了一个新的阶梯——从化工学院毕业了。

同窗数载，话别情长。尽管平日书生意气，相互间也有争执、争吵，但一到离别时刻，感情都变得异样的热烈、诚挚而崇高。有些泪腺特别发达的女同学还流下了真诚的热泪。同学们像一只只离巢的雏燕，振翅飞翔，天各一方。

我被分配在广州东方制酸厂。

按当时厂里不成文的规定：先得到班组从事一年的体力劳动，然后转为正式技术员。

这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

广州东方制酸厂位于广州郊区，这里傍山近水，环境倒不俗。厂区前面有一条黑白分明的小河：从工厂污水出口以下的河道被污染，河水红黑，像屠宰场沟渠里流淌着的脏水，沿河两岸逸散着呛鼻的酸烟雾气，行人都要掩鼻而过；但是小河的上游却澄波照人，两旁的木兰树枝繁叶茂，正是开花时节，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馨香。

马路从河边伸延到厂区。

我在上游的小河边漫步，前面传来一阵阵嬉笑声。一看，一群女工在清澄的河里游泳。她们穿着各色游泳衣，露出结实丰

满的身段，在水面上划着，躺游着。大概是下夜班的工人，大热天，来小河早浴，多么痛快！“清粼粼的水来蓝蓝的天，小芹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从河面上飘来谁的优美的歌声，像清波那样自然，像和风那么轻盈……

谁说工厂的姑娘不美？！初升的太阳照映着她们晶莹的肌体，像岸边开放的鲜花滴着盈盈的露珠在阳光下闪烁。假如我有一支画笔，把这群青年女工欢腾拍水的美好场景画下来该多么美！

我被这一幅洋溢着青春激情的生活画面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望着这令人心旷神怡的工厂女工濯浴图。

一位女工的游泳姿势特别美，像在水上翻飞的小天鹅，悠闲雅致。一会儿，她潜身游到一位青年女工身边，架着她，纠正她的游泳姿势，轻轻地托着她，像凌波仙子托着一朵睡莲……绝妙的旋律，优美的抒情诗！

“阿香——”一个女工向岸上瞧了一眼，向那位泳姿极美的女工游过去，对她说了些什么，那个叫阿香的女工转过头来，用挑战的眼光盯着我，喊道：

“喂！没有见过女人吗？看，这副蠢相！”

河面上爆发了哈哈的哄笑声。我从来没碰到过这种粗野的嘲笑，臊得我耳根都发热，赶快往前走。

“哈哈、哈哈……”背后还传来女工们的笑声。

是的，我是有点失态了。干嘛那样瞅她们？中国需要目不斜视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能站在河边这样瞅濯浴的女郎么？

刚才心头荡漾着的诗情画意一扫而光。

阿香——不也太粗俗了么？瞧一瞧就触犯了你们的尊严？你们是金枝玉叶？我心里有点生气。

工厂人事科长不乏热情地接待了我，作了一番例行的教导，

带我到第一车间，把我交给车间主任。之后，把车间主任叫到外边去说话。

车间主任刘超荣是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从他的脸相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工于心计老于世故的人物。他的整个脸相给人以一种不大谐调之感：嘴巴太大，眼睛太小，鼻子太扁，额头过于突出，颧骨又太露，两片嘴唇好像永远盖不住那排向前翘出的牙齿。就像一个不高明的雕塑师胡乱堆砌起来的一般。

照例是寒暄、握手。他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眯着小眼睛瞧了我一会，笑着问：

“小丁同志，在大学里没犯过什么错误吧？”

问题来得突然，我愕然。

“没有。什么错误也没犯过！”

这是实话。我一向埋头念书，学业成绩属中上，没有过任何可以指责的非法行为。就是按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森严的传统道德规范来衡量，我也是无可指责的。我何错之有？

“唔，很好。不过，你的操行鉴定不太令人满意哟。在学校里大概比较调皮，得罪过什么人吧？”

老天！这从何说起？怎样来理解这所谓的“调皮”？这个词很含糊。在学校里，我不大喜欢做某些人的应声虫，有时说几句跟他们不尽相同的话也是可能的。也许因为这一点，我得罪了什么人吧？但是没有谁找我谈过话。人家在我档案袋里塞了些东西，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们每个人身后都背着一个档案袋，像影子一样跟着你一辈子。有的人可以因为档案袋里的几句好话上天堂，也有可能为档案袋里有几句连自己毫不知情的坏话而下地狱。这点，我是知道的。

“这些话，本来不该跟你说。不过，我喜欢青年人，特别喜欢

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你还年轻，缺乏社会经验，今后多注意点就是了。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我们可以像朋友那样随便谈。”

我很感激刘主任这种推心置腹的态度。他是我到工厂后碰到的第一个好人，我觉得他的脸孔也变得顺眼多了。

“小丁，本来我想给你分配个轻松岗位的。但刚才人事科长点名要将你送到车间最艰苦的污水岗位劳动。厂部的指示嘛，不好违背。这样吧，我搞点折衷。污水处理班缺个班长，你就去当班长吧。不用开夜班，当然，还得参加一些劳动。”

对这种照顾，我感到屈辱。只有懦夫才巴望得到人家的可怜，我有点生硬地说：

“刘主任，我无需这种照顾。就按人事科的意见到岗位倒班劳动吧。我不想当什么班长！”

刘主任眯着小眼睛哈哈笑了，他站起身，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说：

“老弟，真是少年气盛。其实，班长也是工人，一样劳动。我只想多给你点锻炼机会罢了。当当班长可以锻炼组织能力，对你将来搞技术管理工作有好处。”他吁了口气，眯着眼睛说，“我喜欢你倔强的性格。我看，在那里无需干足一年，半年几个月也就差不多了。到时候，我会把你调到车间技术组来的，反正技术组需要你这样的工艺技术员。是千里马何必当牛使呢！苏联的大学生一毕业就是工程师了。老弟，别看我是老粗，我爱才，爱才如命！”

我无言以对。我意识到面前的是一位握有实权的人物。这种人不能得罪。悖逆了他的意志，他有办法弄得你无法下场。

“没有别的意见，那我们走吧。”他再次拍拍我的肩膀。我跟着他离开车间办公室。

“这个班并不复杂，好弄。”路上，他说，“都是些死板活，无需什么技术。不用伤脑筋。不过，班里尽是女工，吱吱喳喳的，你刚去会心烦些。这也没什么，会习惯的。有人说过：‘管好三个女人，可以当司令。’这当然是笑话。不过，锻炼自己的组织能力，最好是学会管女人。还听谁说过：‘世界上最伟大的是女人，最麻烦的也是女人’。”

我忍不住笑了。刘主任收住笑，严肃起来，说：

“不过，小丁，我得提醒你：这岗位有个叫李阿香的女人，你得提防些。”

我吃了一惊：阿香？会不会就是那个泳姿极美而又出言不逊的姑娘？

“她怎么——？”

“一句话，很坏！坏透了的女人。整天和坏人鬼混。烂货！一条美女蛇！还造谣毁谤别人，目无领导。这种人迟早得处理。我先给你打打防疫针，免得你被她咬住不可收拾。要是那样，你十年寒窗苦读都白费了。对这个妖精你得严加看管，有什么事情及时向我汇报。明白了吧？”

我勉强地点点头。其实，我什么也没有明白。

二

真难设想！咱们的国营工厂里还有这样简陋肮脏的工作环境，要不是我身临其境，我真不敢相信。

两扇砖墙上盖着陈旧的石棉瓦，中间一个大污水处理池，那边堆满石灰，一台运送生石灰的皮带运输机，加上几把横七竖八放着的铁铲——这就是污水处理岗位的全部家当。其简陋程度，连建筑工地上最草率的临时工棚都不如。工人们在这里从

事最简单、最机械的原始劳动：用铁铲把生石灰铲上皮带输送机，转动着的皮带把石灰运进污水处理池里，工厂排泄出来的酸水和生石灰在池里混合。水在沸腾，冒起团团混杂着酸味的水雾。含有毒性的雾气和纷纷扬扬的石灰尘交织在一起，由于酸碱气体和粉尘的腐蚀，屋顶的铁金字架已锈蚀得斑斑驳驳。我很担心这屋顶会突然倒塌下来。

这是人呆的地方吗？

两个工人正在向皮带上上石灰。看那一身可怕的穿戴：双重大口罩、连帽子的垫肩、长筒水鞋，在这大热天等于把自己封在闷罐里。她们从头到脚被石灰粉沾成一片白，像冰山上下来的雪人，只有两个眼睛是黑的。从外表看，你根本分不清她们是男是女。

刘主任看到我在发怵，笑道：

“小丁，这里确实艰苦点。先呆一段时间吧，我尽快想法把你弄回车间技术组，一切我会给你做主的。”

他把我领进操作间旁边的一间小屋子，原来这是岗位的休息室。一排衣橱，几张旧铁椅破板凳零乱地放着，墙上挂着几件沾满白灰的工作衣帽。我们坐着等待操作工人进来。尽管这里也非常简陋，但和操作间比起来简直是天堂了。

门呀的一声响了。那两个操作工走了进来。口罩、帽子一拉下来，我才看清是两位女工。一位约摸四十岁，一副令人望而生畏的苦瓜脸。另一位约摸二十岁，模样儿倒也端正，她脸上淌着汗，很疲乏的样子。刘主任向青年女工说：

“阿莲，这是小丁同志，刚来的大学毕业生，来这里劳动锻炼，当你们的班长。”

阿莲瞧了我一眼，连招呼也不打，和中年女工到水龙头那边洗头洗脸去了。

刘主任不介意地笑笑，轻声说：

“都是头发长，见识短，没有多少文化的女工。说话很粗，你刚来可能不太习惯，慢慢会习惯的。”他亲切地叮嘱了我几句，再次拍拍我的肩膀，走了。

她们洗完头脸，走过来，阿莲粗声粗气地说：

“请你出去。”

我愕然，问：

“这是什么意思？”

“没看见我们这一身丧服吗？我们要换衣服脱裤子，你也要看吗？”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话是从一位大姑娘嘴里说出来的，脸上火辣辣的，马上走出工作间，弹簧门嘭的一声关上了。

我在尘雾弥漫的操作间里走了一圈，气味呛人，一连打了三个大喷嚏。

这个岗位根本不需要任何技术。操作规程规定：一个钟头加一次石灰，每次加若干。只要有力气就行了。全是女工，就我一个男人，让我来这里，真是活见鬼！当什么屁班长，管这些连起码礼貌都不懂的女人！

我愁肠百结。回休息室去吗？我讨厌那两个女人冰块样的脸孔和石头般冷硬的语言。我呆呆地站了一会，干脆，铲石灰去。我这学化学专业的人，看看污水处理池里污水的颜色，就知道酸性大于碱性，多加点石灰只有好处。

我埋头干了起来，纷纷扬扬的石灰粉末呛得人眼睛发辣，喉咙发痛。我把一肚子的委屈和孤独感都集中在铁铲上了。

“你不要命了？”忽然，背后有人叫了一声。我回头一看，是阿莲。

“没什么。”我又把一铲石灰抛上皮带。阿莲抓住我的手，

叫道：

“别玩命了。到了这里你还愁没活干？连口罩都不戴，一天下来，你喉咙会痛三天，连饭都咽不进，逞什么能。到休息室去吧！”

她以命令的口吻对我说，那神气倒像是她当我的班长似的。

回到休息室，她从墙上的毛巾架上扯下一条毛巾，递给我，说：

“如果不嫌毛巾脏的话，洗洗脸去。”

我感激地道了谢，心想：这姑娘看来不像我原先想的那么坏，她人粗心细，心地还是好的。

洗完脸，阿莲递给我一个东西：

“给你！”

“这是什么？”

她噗嗤一声笑了。

“还大学生哪，连这都不懂？蛤蚧油嘛！”她解释道，“上完石灰，不擦擦这个，脸皮就变厚变老了。这里的人都自备这种劳保用品。以后你自己也得买几个。”

我生平第一次用蛤蚧油抹脸。我感激她的细心。

刚才的冷落感消失了。我和阿莲面对面地坐在一把铁椅上。那位叫蓉姐的中年女工呆头呆脑地靠坐在墙角边好像在打瞌睡，那张苦瓜脸像是永远也舒展不开似的。

“你大概犯了什么错误吧？”阿莲问。

我愣了愣，反问道：

“你为啥认为我犯了错误？”

“不犯错误的男人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这话说得蹊跷，我满头雾水。

“怎么？到这里来的男人都是犯了错误的？”

“对了！到这里来劳动的男人都是有问题的人。一九五九年，厂里有位什么科长，据说是犯了什么右倾的错误，叫做什么分子，被赶到这里来劳动改造。前年，有个贪污公款的副科长也在这里呆过。今年初，我们岗位来了一个男的，是厂供销科的科员。这家伙也真笨蛋，别的女人不去沾，却和他科长的老婆搞上了，乱了套，被发配到这里充军来了。”她脸上挂着嘲讽的神色，冷冷地一笑。

我脸上一热，原来她把我也看成是那一类人了，急忙解释说：

“我什么错误也没犯过。刘主任已经对你说过，我大学毕业出来，分配到这家厂子，来这里劳动锻炼。”

她瞟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嘴角上仍然挂着嘲讽的神气。她在用尼龙丝勾织小尼龙袋，长筒水鞋已经脱下了，穿着塑料拖鞋，一双很好看的小脚。

“你来当我们的班长？”阿莲眼皮也没有抬，问道。

“是这样说。”

“你准备怎样管我们呢？”她抬起头，目光直射在我脸上。

“我从来没有当过班长，也不知班长该怎么当法。反正向大家学习、跟大家一块干就是了。”我真诚地说。

阿莲噗嗤一笑，说：

“向我们学习？学什么呢？学铲石灰？根本不用学。学我们婆婆妈妈？量你也学不来。到了这里，得收起你那学生腔，我们说话很粗，不懂得客客气气那一套。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我们虽然都是女的，如果你以为当了班长，就可以随便欺侮我们，那就打错算盘了。”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笑了起来，说真话，我倒喜欢阿莲这种性格了。

“你可不要学刚才我讲的那个科员，他来这里劳动了两个月，车间里也让他当班长。可那家伙不是东西，贼性不改，经常对我们动手动脚。有一回，也在这个休息室里，他居然对香姐耍流氓，那家伙真是狗眼看人低，不知道香姐的厉害，香姐三拳两脚就把他打倒了，差点要了他的命。后来，香姐把我们岗位的同志全都叫来，在这里开斗争会，可够那家伙受的。”她指指睡着的蓉姐，“她脱下布鞋，叭叭在这家伙的腮帮上揍了好几下，把他的腮帮都打肿了。有人要把他弄到污水沟去，把他的头按在污水沟里喝几口污水；有人要把他的裤子脱了，让他到马路上去示众——”她笑了起来，我听得毛骨悚然。

“后来，还是香姐制止了这样做。第二天，这个班长就滚蛋了。”

我出了一身汗，心里想：这下可是一头撞进马蜂窝了。这个岗位的粗俗女工什么事干不出来！这是我上任之后，阿莲给我上的第一堂教育课。

阿香……很坏的女人。我想起了刘主任的话，试探着问：

“你说的这个香姐，挺厉害吧？”

“那看你怎么说。”

“有人说她很坏，是不是？”

“谁说的？”她瞪起了眼睛，“是不是刘主任说的？”

“不是。”我撒了个谎，“车间里一个人说的，是谁，我不认识。”

她在我脸上审视了一会，脸上又显出嘲讽的神色，冷笑一声说：

“你还给他打掩护，除了他，还有谁！其实，最坏的是你们男人，做了坏事，还要往女人身上推！你们读书人有些也不是东西，伪君子，口里一套套，一肚子坏水！我们这些人身上脏，心里